

遠離家園

〔評審獎〕

施曉筠

夜晚，我恨夜晚。

夜的黑暗是某種冷酷，它將一切事物遮蔽，遮蔽狀態、動作。而雨，滂沱的雨，則搗上所有的聲響。

那夜，窗外陷入混沌的黑暗，雨憤怒地下著，夾帶著巨風，摔打在我們的屋簷上。我們聽見它轟然吼著，在鐵皮屋頂打出強烈的共鳴，我們恐懼、我們瑟縮，我們聽著它想要摧毀一切的憤怒。水在焦慮中湧進來，所有的村人都在路上集結，大水在腳下濕冷流竄，雨直接拍擊我們的眼，我們睜著卻只看見長老憂慮的嘴唇掀動、和那無止盡的黑夜。

水灌進我們的身體，岩石刺痛我們的雙足。沿路，泥土和我們錯身而過，它們往我們的部落前進，急切而充滿力量，隨時願意將我們吞沒。我們回頭望，家鄉已經陷入黑暗與黃流，懷抱裡的嬰孩哭著，沒有人能阻攔雨水淹沒他的口鼻。

祖靈啊！請看守我們！看守我們的家鄉！眼前這是什麼樣的憤怒？

女人在雨中拭著淚，除了孩子，她什麼也沒帶出來。族長領著我們前往避難處，可是沒有人能知道，那裡是否還未被吞沒。山靈在洪流中被撕裂，我們看見它無數的枝幹與葉片，看見它的泥土與巨石。那鬱綠的叢林、潺潺的泉水、和我們熟悉且豐饒的小路，全都消失了。我們在黑暗裡，走了一個全然陌生的冷酷地方。家鄉！家鄉！家鄉！我們哭著拋棄了它，而它也永遠消失在黑夜裡。

那天晚上，我恨夜晚。

雨還是不留情地下著，我們焦慮等待直昇機的歸來。父親最後一通電話已是昨天的事情了，那時他說一切平安，大家都平安來到避難處。我聽著他們的聲音，明明知道該保持電力停止通話，可是那聲音們像是泉水，銀色的、帶著歡慰流進我心裡。我不能停止通話，那是我和家鄉最後的聯繫，透過聲音，我才能看見他們的皺紋、笑容、孩子的尖叫聲、以及那無數返鄉時的歡聚畫面。家鄉，我們哭著說話，儘管一切都毀了，可是有你們就有家鄉。

直昇機隆隆降落，卻打開它徒勞無功的艙門。姊姊擰緊我的手，可是我們都沒察覺到痛，又轉頭過去看下一輛歸來的方向。父親呢？我們不敢問這個問題，打不通的電話像是剪斷

了我們的存在，胸口中湧起焦慮與憤怒，它像惡魔一樣滾大、吞噬我們。等待、等待、等待，我們被不安噎住，痛苦得乾嘔。

他們正在被洪流吞沒，雨從四面八方把他們包圍，他們孤伶伶地站在泥流中央，沒有食物、沒有安全。誰來救救他們？我們哭著，感受到心中的返鄉畫面，一片片碎裂，刺穿我們的心。請你救救他們！救救他們！我哭著抓住救難人員，他也在落淚，沒有力氣推開我的手。

我願意代替他們受困，我願意走進洪流與山崩中，我願意割裂我的身體、願意失去我的呼吸，請讓我代替他們，讓他們平安回來。那是我的家鄉、我的生命。請讓他們活下去，我願意付出一切。

雨還是下著，我們躲在斷崖的凹處，底下是滾滾翻騰的泥流，它們帶著鐵皮屋頂、巨樹、石頭前進。後面沒有退路。雨還是下著，打在我們身上，帶走我懷裡母親的溫度。我們兄弟互望一眼，卻誰也無法承受對方的眼神。

那一夜，土石衝進來，將房子與母親捲走，我從劇痛裡看見母親的手，淹沒在泥流中。母親！我挖開尖銳的土石，拉住你即將離去的雙手。母親！我們狂奔著，將你背負到陌生的崖

壁上。看著你辛苦地喘著氣，雙目因為疼痛而緊皺，我們握緊你的手，感受到恐懼混著雨水帶走我們的溫度。

時間不知道過去多久了，我們在雨擊落的時候傾聽、在波濤捲起時傾聽，沒有聲音，只有母親急促的呼吸聲。我們不敢望向遠方，望向那個我們逃出來的方向。怕會發現我們身在如此的悲劇裡，垂危的生命、崩毀的家鄉、和那永遠不會出現的救援。母親，請你等一等，再等一等，他們就會來救我們了。

直昇機的聲音靠近，我們脫掉衣服，盡全力揮舞。雨將一切遮蔽為灰色，我們只看到雨，看到鉛灰色的天空流進我的眼睛、我的背脊之中。可是母親，請你等一等。我們將用可以震撼天地的聲音，呼喚救援。

他們就會來了。

他們就會再來了。

掉頭離去的直昇機，就會再回頭來救我們了。

弟弟哭了，我咬到酸痛的牙唇也無法阻止自己的淚水。我們奮力阻止自己的哭聲，加入那滂沱的雨中。母親漸漸在失溫，她的呼吸越來越微弱。母親：，我們哽咽：，你有沒有看見那美麗的家鄉？看見我們昨晚打的野兔，正吊在屋簷風乾？看見遠處的森林，混合著變換出層層疊疊的色彩？看見風把雲彩變成金色、澄色、暖紅色？看見鳥群在山巒中旋飛？看見我們從

山路那頭歸來？看見鄉人們的招呼笑容？

母親，請你看一看。看看我們的家鄉，不要丟下我們，我們要回去，我們要活著回家鄉。

但我們不敢讓她看，看家鄉已經被土石夷平，看森林早就傾倒漂流，看房舍只剩殘塊破片。我們不敢讓她看著我們的眼睛，不敢讓她看見我們的絕望，看見我們已經一無所有，永遠地被家鄉放逐。

母親，請不要離開我！不要讓我一個人面對這種痛苦！

我們無聲的哭著，忘記雨打在我們身體上，忘記腳下踩痛著尖銳的石塊，忘記飢餓拉扯著我們空洞的靈魂。我們扛著母親，在急流邊緣往山下走，往家鄉走。因為母親說，她在臨去前最後地說：

「帶我回家，這裡不是我的家。」

我們踏上那正騰騰發動著的直昇機身，懷抱裡的孩子沒有吵鬧。獲救並沒有為我們帶來歡笑，我們還漂流在無止盡的黑夜中，和著祖靈一起四面八方離散。腦中漲滿著一種空洞的虛

浮感，那是在過度的淚水後，所獲得的暫時寧靜。家鄉，在機艙窗外緩緩掠過，我們看見平坦的黃土地，只偶爾有些綠林還點綴其中。那是家鄉嗎？那是家鄉吧？怎可能是家鄉呢？我看不見村落的屋頂，看不見曲曲折折的小徑和那高低起伏的山勢。眼前這蒼涼禿黃的泥地，怎麼會是家鄉呢？

那瑪夏、桃源、茂林、霧台……，家鄉是層層綿延的山嶺。我記得長老在林間奔跑，我們穿越稜線，在野獸前緊握圖騰的刀柄。我記得和她相約在小徑的轉角處，看到月光在她臉上灑下銀色的光芒，一雙柔軟的、羞澀的手掌。我記得孩子們挺著胸膛帶回滿手獵物，我在窗下洗淨，聽屋內傳來歡慶的打鬧聲。我記得那片山巒，記得每一棵樹木、每一個石塊，它們看著我出生、成長、戀愛、死亡。我們撫摸著不存在的它們，那是我們的生命、我們的土地！你怎麼能夠叫我遺棄它們？

默默擦去湧出的淚水，我們握著彼此的手，看著家鄉支離破碎。機艙外每一個移動的景物，都在說著我們離鄉的起點。從這裡開始，一尺一尺，我們將離開家鄉，眼前漫長無光的未來，我們該往哪裡去？失去了親友、失去了屋宇，在黃昏時我們要向何處歸返？在狩獵後又有誰在等待我們？回頭再看一眼！我們緊握著彼此的手，看那陌生的黃土地，在它下面有我們的青春與我們的記憶，有我們心中踩踏著的，永遠的家鄉土地。

請不要問我將來怎麼辦。死去的、活著的，這一刻，我閉上眼，他們都在我靈魂中重

現，這一刻，我就是祖靈，那些母親、父親、與孩子的心靈。他們在我胸中嚎哭著，和我一同從家鄉被撕裂開來，從此漂流失所，無家可依。

請不要遞來重重疊疊的戶政資料，告訴我，我們應該及早撤離。家鄉是山群、是森林，是我們奔跑其中、俯仰呼吸的地方。我們與它同在，和它一起出生一起死亡。請不要告訴我們，我們應該理所當然的遺棄它。只為了成為，統計板上存活的數目字。請停止無謂的質問，我們記得那一夜土石滾落的巨響，卻看不見，未來的生活該何去何從。

打開機艙，我看見等待的親人，誰在尖叫歡呼著，誰瘋狂地擠向車門，那片刻我握著你溫熱的手，激盪的情感卻哽住了我的喉嚨。「好……好……」我們該說什麼呢？什麼都沒有？誰死去了？誰還活著？睜大眼睛要看著彼此，卻只看到模糊的淚水，刷洗不掉的漫淹著。

爸爸、媽媽，你們就是我的家鄉。我握著你冰涼的手，在我焦急的等待中，終於看見你厚實的身影。請你們活著，和我們一起歡笑、一起悲傷。無論離鄉的路途有多遠，請你和我們一同活著。我們將一步一步，越過那崩落的山崖，越過那滾滾的惡水，回到我們的家鄉中，用我們的雙手，挖出那過世的鄉人。再把屋脊立起來，把家鄉建起來。把森林重新長成，把孩童遍佈村落。

爸爸，媽媽，請你們相信，總有一天，我們會回到家鄉。

不止是紀實

林文義

揣臆原住民對於風災之後離鄉的悲痛。作者用心刻劃且呈現適切的、不濫情的描摹，是值得致意與期勉。漢人從來不諳原住民遵循祖靈之心，所有的殖民者（前日後漢）皆然；那麼作者著力是一種理解或某種誤認？

家園。不分原漢民族，落地生根，猶如詩人向陽名詩「雙腳踩踏就是故鄉」認同就是歸屬。遠離家園，還是終得回去，無論山河已毀，以文學紀實就是禱念。作者以風災過昔留筆誠可感，亦是一種再生的希望以及，祝福。



施曉筠

得獎感言

這篇寫法實驗性較強，我驚喜它能夠為人理解且受肯定。

封閉在都市的我們並不明瞭，真正活在土地上的人，對家鄉懷有何種同生共死的情感。但那些日子裡，遇見六七十年不敢捐血的阿婆挽起袖子、遇見跑遍商家搶買救災物資來捐獻的老伯、看人力和物資源源不絕往災區送，我才第一次體會到在同一片土地上，我們流著共同的血液，共同的情感。當那美如詩畫的家鄉被撕裂，一起疼痛、一起落淚。

獻給那些被迫離鄉失根的人們，人在鄉在，我們記得彼此，並永不孤單。

簡介

一九八二年生，嗜流浪，愛歸鄉。就讀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，曾獲西子灣文學獎、鳳凰樹文學獎、人間福報文學獎、高雄市青年文學獎等。